

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动力源探析

◎贾丽民,郭潞蓉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2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基于当代社会实践发展水平而诞生的新提法,是结合当今社会高新科技飞速进步、人工智能广泛传播等时代特征,将科技创新深层次融入生产力发展而凝练出的创新性理论表达。通过分析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结构中主体动力源的出场,包括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运行机制以及主体动力源的内在结构,能够为深入阐发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提供理论依据和论证方式,同时将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运行机制以及主体动力源内在结构的时代性与特殊性呈现出来,进而明确如何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以期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启发。

[关键词]唯物史观;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24)02-0086-09

DOI:10.16354/j.cnki.23-1013/d.2024.02.009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提法立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其应有之义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是结合当今社会高新科技飞速进步、人工智能广泛传播等时代特征而凝练出的创新性理论表达,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

从唯物史观视角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等相关思想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理论阐发,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理论基础和内在结构,进一步明确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活力。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结构中主体动力源的出场

纵观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生产力是其中的核心范畴,它不仅是马克思建立唯物史观的关键线索,更是推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活跃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533},由此可见,生产力水平直接决定人类社会在思想和实践层面的前进方向和发展程度。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主体动力源发挥着关键作用。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主体动力源衔接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充分调

动劳动者积极性对于生产力发展尤为重要,明确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处地位、所负责任及其内在需要是探析调动方式的逻辑前提。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揭示

关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相关论述,他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208},而“劳动过程”的结果通常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的构成要素。

首先,劳动资料构成生产力的中介性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2]209}。由此可知,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劳动资料是具有物质性的综合体,一端连着劳动者,另一端连着劳动对象。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主体动力源不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而是借助劳动资料实现具体目标,所以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资料就其发展形态而言,经历了工场手工业中的手工工具和依靠发动机作用的工厂大机器两种形态,这两类物质综合体都属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但它们无法自主发出生产命令与任务,必须通过劳动者及其操作才能完成对劳动对象的改造。虽然劳动资料没有主体能动性,但它却是定义和判断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3JZD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21FKS004);天津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TJESDZX22-04)

[作者简介]贾丽民,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郭潞蓉,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社会发展形态、劳动力发展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测量器”和“指示器”。所以,对于各种经济时代的衡量与划分,关键在于该时代劳动资料的具体样态。

其次,劳动对象构成生产力的客体性要素。在谈到劳动对象时,马克思首先抛出“土地”的概念,他认为土地未经人类任何协作和改造就天然地成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2]209},例如鱼、树木和矿石等。除此以外,那些通过人类前期劳动加工过的劳动对象叫作原料,它们也可以归入劳动对象的范畴。无论哪一种劳动对象,对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说,它们都处于被加工、被改造的客体地位,构成劳动过程和生产力的客体性要素,其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本身。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主体动力源不仅是劳动对象的发掘者,也是加工者。劳动者在运用劳动资料推进具体劳动的过程中实现对劳动对象的改造。此外,马克思还从劳动产品的角度考察劳动对象,他认为劳动对象在劳动过程结束后表现为劳动产品,而部分劳动产品能够以劳动资料或原料等形式再次流回生产过程,成为完成劳动过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

最后,劳动者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性要素。除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2]208}也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2]211},这里“预定的变化”表明人的活动是有目的而非盲目的,“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2]208}。可见,劳动的目的性依托于劳动者,当劳动对象经过加工和改造成为劳动产品时,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才真正实现了对象化。在此过程中,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主体动力源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发挥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作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把控和决定整个劳动过程,包括对劳动资料的运用与开发、对劳动对象的发掘与选择、对生产目的的制定与落实等。综上,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的关键枢纽在于劳动者本身,劳动者能够规划和实现生产目的,激发和释放生产资料的活力,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的运行机制阐述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各构成要素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流动、相互作用,在各方要素的合力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人类社会生产力得以持续进步。因此,厘清生产力构成要素之后,继续分析其内在运行机制既是深入挖掘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必要准备,也是进一步探析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理论基础。

首先,劳动者掌握和运用劳动资料。马克思认为,人对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既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2]210},也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与动物本能性活动的区别所在。劳动资料是处于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的中介性要素,劳动者通常直接作用于劳动资料,而非劳动对象,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主体动力源通过掌握和运用劳动资料来延伸或代替自己的器官。例如,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利用劳动资料在机械、物理和化学等方面的属性与优势实现对劳动对象的加工和改造,完成人力无法解决的生产难题。二是随着劳动方式的改进、生产水平的提高,劳动者需要不断加工、改造和创新劳动资料,这促使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操作和应用越来越熟练,劳动资料也逐渐能在更大程度上助力劳动者完成生产任务和目标。因此,劳动者掌握和运用劳动资料是生产力各构成要素实现基本运转的必要前提。

其次,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向劳动对象转移。马克思认为,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存在一种使用价值转移的现象,这种使用价值最初存在于劳动资料中,经由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转移到劳动对象上,最终形成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这一系列过程可以总结为“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2]214}。“可能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资料本身的使用价值,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劳动资料如果没有进入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中,其使用价值就可能因遭到自然界的破坏而损毁;反之,当劳动资料进入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中,其使用价值就能得到相应的发挥和传递。“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则是指劳动对象最终形成的劳动产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主体动力源在劳动过程中“消费”了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这种“消费”是有目的和有意义

的,能够为现实的劳动产品注入使用价值。因此,生产力运行机制的关键一环在于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向劳动对象的转移,这个过程的实现离不开劳动者。

最后,劳动对象转化为劳动产品流回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对象转化为劳动产品之后,生产过程并没有完全终止,劳动产品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再次流回生产过程,或成为新的劳动资料,或充当新的劳动对象等。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些使用价值,以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2]212}。具体来说,当劳动对象成为劳动产品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再次影响生产过程:一是劳动产品转化为生活资料供劳动者进行生活消费,补充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耗费,以保证生产劳动的持续性;二是劳动产品成为劳动本身的消费品,即生产资料的消费品,供劳动者进行生产消费。这种以生产产品为目的的消费产品的过程既是人类社会的劳动过程,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劳动对象转化为劳动产品流回生产过程这一环节是生产力运行机制的循环节点,确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过程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215}这一观点。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内在结构分析

通过对生产力运行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始终发挥主体能动性作用,是不断创新劳动资料、改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水平的重要角色。劳动者之所以能够成为生产力的主体动力源,关键在于其具有指向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需要,即基本生存的自发性需要、持续发展的能动性需要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性需要,这些需要推动劳动者创造物质资料、发展物质生活,进而促使社会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

首先,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生存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在于有生命的、现实性的人的存在,在人身上首先发生的事实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关系。这种关系指人类社会特有的物质生活或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其结果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物质生活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强制力量加以维持,它是人类社会自然而然的产物,其原因

在于人的基本生存的自发性需要基于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自然而然产生,其全员性和持续性的特征表现为全人类天然地具有贯穿人生命活动全过程的基本生存需要,而这种需要是推动人类持续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内驱动力。可以说,劳动者能够成为生产力的主体动力源,与生存需要的产生和驱动密不可分。由于生存需要是劳动者众多需要中最基本、最初始的需要,所以劳动者首先应当生产的就是满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531}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只有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前提下才能谈发展。总而言之,基本生存的自发性需要是推动劳动者进行基本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内驱动力,这部分实践活动的最高发展水平与劳动者的生存需要内容相适应,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要前提。

其次,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发展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531-532}。可见,需要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满足基本生存的自发性需要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满足那些新产生的发展需要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真正的活动。随着劳动方式的改进、生产资料的丰富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等,劳动者的发展需要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部分需要超出了基本生存需要的范畴,是涉及政治、文化、法治、生态、教育、医疗、就业、安全等领域的多层次、综合性需要。它要求劳动者不断拓展生产领域、改进劳动资料、发掘劳动对象、提高劳动效率、协调各方力量,推动社会生产力持续提高。由此看来,劳动者发展需要促使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更加丰富多样,更具效率质量。社会生产力在劳动者发展需要的刺激下释放出更多活力,更容易在量的积累过程中实现质的飞跃,但同时也会存在诸多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生产现象。综上,劳动者成为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展需要的驱动,劳动者在满足需要和遵循规律的矛盾运动中推动生产力不断提高。

最后,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价值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人们只有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克服外界带来的偶然性,把握好自己的全部生存条件。可以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心

命题与核心要义,也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价值需要的实现,依赖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批判、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理性构建,剩余价值学说的最终创立确证了该价值需要所具备的历史必然性与内在合理性。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主体动力源,在自由全面发展价值需要的驱动下,认识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以及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使命,并且在满足价值需要的过程中自觉对物质生产活动作出科学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价值判断与现实规划,朝着正确的发展目标推动科技创新、改善劳作方式、提升综合素质、实现价值追求。总之,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需要能够促使劳动者在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推动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阐发

马克思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深入阐释和独到见解能够为诠释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阐释新质生产力运行机制以及剖析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内在结构提供理论借鉴和论证依据。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诠释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其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虽然其构成要素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但是这些构成要素的表现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呈现出新的质态和特征,例如,劳动资料呈现人工智能化、劳动对象呈现高新科技化、劳动者呈现高素质化。立足唯物史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相关理论对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进行新的诠释,是深入阐释新质生产力运行机制的前提。

首先,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中介性要素。近年来,人工智能得到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3]。聚焦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产过程可以发现,劳动资料在经历手工工具、工厂机器的形式变化后,迎来了人工智能化的发展新阶段,在生产效

率、远程监控、自主决策、实时感应、深度学习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可以说,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机械重复性劳动实现了自动化,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得到延长;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的部分脑力劳动,远程监控等相关职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下逐渐完善。从根本上来说,人工智能是人的部分自主思维运行能力或机制的外化和对象化,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能否作用于劳动对象这一点仍然取决于人,取决于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所以人工智能无法完全替代劳动者,当前对其中介性地位的界定依然具有说服力。

其次,高新科技化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客体性要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除了劳动资料不断更新升级,劳动对象也相应发生改变。在传统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劳动对象包括天然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对象和经过人类初期加工的原料。而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劳动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质形态,那些抽象的大数据信息集合和高效能的新能源、新材料等形式的劳动对象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利用科学技术对这些劳动对象进行深入挖掘、整合运用对于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高新科技化劳动对象开辟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实现质的跃升的新渠道,但就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来讲,高新科技化劳动对象仍处于客体地位,是新质生产力的客体性要素,它不能自发地在劳动过程中完成对自身的改造,其内在效能的激发与扩展依旧主要依赖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双重作用。其中,作为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劳动者发挥着关键作用。

最后,高素质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4]36}。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需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4]33}。社会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这不仅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趋势。具体而言,新时代高素质人才应具有深厚的政治情怀、过硬的专业本领、独立的创新精

神、卓越的学习能力、长远的发展眼界、强健的身体素质等,只有具备这些综合素质,劳动者作为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才能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摆脱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脱离工业机器的隐性控制,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作用,推动生产力不断提升。可以说,在当今社会,高素质人才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性要素,不仅是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的创造者和操控者,也是高新科技化劳动对象的发掘者和应用者,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机制阐释

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相较于传统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更具丰富内涵和时代特征,深度融合了当代科技创新的研究成果,更加适应高新科技飞速进步的社会发展阶段。前文对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诠释为进一步阐释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机制提供了基本前提,而对新质生产力运行机制的揭示又是剖析其主体动力源内在结构的理论准备。

首先,高素质人才操控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产劳动方式,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虽然与传统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相比,人工智能时代下的高素质人才可以在一程度上远离生产过程和劳动资料,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实现了进一步解放,但这种“远离”并非实质意义上的“脱离”,而是以自主研发和远程操控的方式作用于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自主研发指高素质人才对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前身及本身所进行的复杂劳动,包括海量数据和程序代码的输入与更新、深度学习和自主优化能力的构建与完善等,这些研发过程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人的自主能动性和科技创新力;远程操控指高素质人才对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的操作与控制具有远程性和间接性的特点,劳动者不需要时刻监督与调控劳动资料,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能够做到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 and 优化系统,有效延长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因此,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劳动者作为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不再局限于掌握和运用劳动资料进行基本生产活动,而是开始借助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实现体力劳动甚至是部分脑力劳动的解放。

其次,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实现高

效转移。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的广泛运用以及高新科技化劳动对象的深度挖掘,使得社会生产效率超越了人们传统的认知界限,从表面来看,这一显著成效似乎是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带来的。从根本上说,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机制与传统生产力的运行机制在本质上具有共通性,即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仍然只担任转移使用价值的劳动职能,这是因为它本身是人类复杂劳动的直接或间接结果,其使用价值能否实现转移取决于人,取决于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及其劳动过程,而与其本身的技术含量没有直接关系。与传统的手工工具和工厂机器相比,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是社会发展新阶段的产物,其在转移使用价值的数量和效率方面都有了突破性进展,再加上新能源和新材料等劳动对象具备高效能、无污染等特征,这便使得当今社会的生产实践活动相较于传统的生产过程更具高效性与清洁性。

最后,高新科技化劳动对象助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高新科技化劳动对象基于新的发展阶段和生产环境所形成的智能劳动产品实现了多元化应用和个性化定制,不仅具备较强的便利性,还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在流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有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其一,就流入生产过程来说,智能化劳动产品能够进一步更新升级劳动资料,丰富拓展劳动对象,更深刻地解放人的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促进社会生产力高效提升;其二,就流入生活过程来说,劳动产品以大数据信息、智能机器人、技术芯片等各种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既提高了劳动者的生活品质,又扩展了劳动者保障身心健康和增强综合素质的途径,这是促使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持续释放内驱动力的重要保障。可以说,智能化劳动产品的生产和应用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新的资源支撑,同时这也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内在结构剖析

通过分析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可以发现,无论社会生产力处于何种水平,劳动者始终是生产过程中唯一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要素。涵盖高素质人才的广大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动力源,能够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指向客观现实的内驱动力,所以剖析新质生产力主

体动力源的内在结构应当从劳动者的现实需要入手,明确不同维度的需要对劳动者及新质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首先,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原初性需要。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时代环境,高素质人才的脑力劳动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论及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动力源就离不开高素质人才,即更能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德才兼备的部分劳动者。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来说,脱离广大劳动群众将失去人民根基,所以在强调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同时不能忽视广大劳动群众的动力作用。那么,何为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原初性需要?其对新质生产力产生何种影响?具体而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基本生存的自发性需要作为劳动者的基本需要,虽然在形式层面没有发生变化,仍然与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相适应,但其在内容层面已经发生实质性改变。例如在吃喝住穿等方面,人们在保证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与健康问题、越来越强调衣着的舒适度、越来越追求优质的居住体验等。可以说,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劳动者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把对高质量与高品质的追求深刻融入了物质生产活动的全过程,涵盖新内容的生存需要就是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原初性需要,能够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原初性动力。

其次,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发展性需要。需要的变化与物质生活的发展息息相关。需要不仅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具体表征,也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相应体现。伴随着生产效率提升、科学技术进步、劳动方式改进等,劳动者不再满足于维持基本生存状态,涉及人工智能、信息安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公共治理等表征人的持续发展的需要与日俱增,在这类发展性需要的推动下,劳动者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越来越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劳动者能够在主体层面积极发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使新质生产力呈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态势。与以往的发展需要相比,新发展需要涉及的领域有了实质变化,信息网络、人工智能、数据处理等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新发展需要的必要手段。因此,劳动者必须不断突破并运用关键性技

术和颠覆性技术,实现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变,夯实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点,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满足发展性需要。与此同时,劳动者作为知情意的统一体,其自主预设生产目标的能力、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坚强的意志品质,能够促使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始终处在健康良好的发展轨道上。

最后,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跃升性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与终极目标,也是劳动者在推动物质生产活动发展时所具备的跃升性需要。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和生产力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价值性需要的产生基于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价值性需要又能通过劳动者的实践活动推动生产力实现跃升性进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的跃升性需要日益凸显,其最终指向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自由全面发展的跃升性需要的推动下,劳动者逐渐能够在主体层面通过剖析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指明和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深度结合的过程中自觉提升综合素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科技创新为重要着力点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跃升。因此,重视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的跃升性需要既是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和趋势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必然要求。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调动

通过对生产力构成要素、运行机制和主体动力源内在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人既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主体性地位,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动力源所在。随着社会历史环境和人的生存发展方式的改变,广大劳动者的内在需要也发生变化,指向生产实践活动的各种需要是推动劳动者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驱力。因此,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应从劳动者着手,只有立足唯物史观,积极为满足劳动者各维度需要提供相应保障,才能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其主动性与创造性作用。

(一)为满足劳动者的基本生存需要提供条件

基本生存的需要促使人们不断生产满足自己吃喝住穿等需要的物质资料,由此,人类社会的物质生

产实践活动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立足唯物史观,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落实基本权益保障能够满足劳动者基本生存需要、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提供良好条件。

首先,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为满足劳动者物质诉求提供制度保证。在马克思看来,“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利益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物质利益是人最根本的利益,满足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诉求是维持其基本生存状况和保证其生产持续性的必要前提。因此,如何满足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诉求是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前置性问题。具体而言,满足劳动者物质利益诉求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报酬,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能够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提供制度保证,这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应当“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4]47},“两个提高”能够进一步鼓励劳动者通过劳动致富,提高劳动者整体的生产积极性;在再分配中,应“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4]47},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注重公平,改善民生,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第三次分配中,积极调动高收入群体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为实现共同富裕发挥重要补充作用。通过以上优化分配结构的方式,可以完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形式,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为满足劳动者基本生存需要提供制度保证。

其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实现劳动者身心健康提供环境支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当“劳动的强度达到损害工人健康”,就会“破坏劳动力本身”^{[2]480}。由此可见,确保劳动者身心健康不仅是维持其基本生存状态的基础,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持续进步的前提。在众多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劳动关系处于基础性地位,劳动关系的和谐与否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和谐的劳动关系能够为劳动者提供身心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与环境。因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发挥劳动者主体能动性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其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点在于规范劳动合同的订立与运用,在法律范围内严格规范和约束劳动双方的行为,将维护劳动者切身利益视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其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在于“完善

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4]48}。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以及生产劳动方式的变化,劳动关系矛盾正处于多发期,协商协调机制是解决劳动关系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通过改进集体协商形式、落实协商劳动关系三方机制职能、加强监督监管力度等手段,可以有效调解劳动矛盾,营造良好的生产劳动氛围,为满足劳动者基本生存需要提供环境支持。

最后,落实基本权益保障为劳动者享有合法权益提供机制支撑。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既是贯彻以人为本、尊重劳动者人权的重要体现,也是确保劳动者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调动劳动者劳动积极性的必要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技术的应用,生产劳动的组织性质和管理形式发生新变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断涌现,然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机制的调整与更新却存在缺位,传统的管理办法与新就业形态出现裂隙。因此,落实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是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4]48}。劳动者基本权益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公平就业保障、休息休假保障、安全卫生保障、医疗保险保障、技能培训保障等。落实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重点在于通过调查劳动者生产劳动现状实现权益保障机制的及时更新,扩大组织和服务覆盖面,明确责任主体,严格依法执行,加大监察力度,同时为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完善劳动纠纷与矛盾的调解手段和机制等。只有不断落实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才能帮助劳动者享有合法权益,为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提供权益保障层面的机制支撑。

(二)为满足劳动者的持续发展需要提供条件

除了基本生存需要,劳动者还有持续发展需要,这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劳动者继续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内在因素。立足唯物史观,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超越资本逻辑、拓展发展空间能够为进一步满足劳动者持续发展需要、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提供基本前提条件。

首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实现自由自觉劳动筑牢制度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体现为“自主活动”和“自由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基础,是满足劳动者发展需要的最终目标,因为劳动者只有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

才能感受到满足与幸福,才能真正热爱和崇尚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占有的排他性导致劳动者只能被动地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这就导致劳动者丧失主体能动性。因此,超越生产资料的排他性占有方式,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既是符合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逻辑的正确举措,也是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制度基础。特别是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社会背景下,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保证广大劳动群众更好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使劳动者更充分地占有劳动成果,进而激发劳动者的自主性与积极性,自觉提高劳动效率,推动生产力持续进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更需要强调实现公有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使其更多地依靠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创新,同时协调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引导社会生产朝着为民服务、与民共享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为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实现自由自觉劳动筑牢制度基础。

其次,超越资本逻辑为确保劳动者生产主体地位明晰逻辑前提。保证劳动者生产的主体性地位既是充分发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必要前提,也是满足劳动者持续发展需要的重要基础。超越资本逻辑是确保劳动者生产主体性地位的逻辑前提。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遵循的内在规律,具体表现为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无产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269}。在资本逻辑下,劳动者始终是资本的附属品,只有帮助劳动者远离资本的裹挟,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生产方面的主人翁意识,夯实其生产主体性地位,进而避免劳动者在痛苦和麻木中出卖劳动力。因此,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需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其一,识破其剥削本质,揭露其消解劳动者主体性的根源所在,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其视为推动生产力发展不可触碰的红线;其二,坚持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路线,重视劳动者生产的主体地位,赋予劳动者更多发挥和创造的空间,维护劳动者根本利益。总之,只有以劳动视角而非资本视角检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才能明确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进而将劳动者置于生产发展的主体地位。

最后,拓宽发展空间为激发劳动者科技创新精神提供良好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4]33},揭示了激发劳动者科技创新精神以及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现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只有不断激发劳动者的科技创新精神,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为生产资料的更新换代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持,进而确保新质生产力能够依托高水平科学技术形成和发展。通过拓宽劳动者的发展空间能够激发劳动者科技创新精神,充分释放劳动者的发展潜力,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其一,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应当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扫除科技创新体制障碍,扩大科技创新投入比重,完善科技创新评价和激励机制,鼓励劳动者投身于科学技术研发,同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其二,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社会风尚,完善劳动者知识和技能教育培训体系,通过扩展劳动者知识储备、提高劳动者专业技能、开阔劳动者发展眼界来培养和激发劳动者科技创新精神。综上,只有为激发劳动者科技创新精神拓宽空间,才能进一步增强劳动者自主创新意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注入新活力。

(三)为满足劳动者的价值实现需要提供条件

劳动者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是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因素。通过搭建综合性平台、统筹社会性资源、促进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良性互动能够满足劳动者价值实现需要、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创造良好条件。

首先,搭建综合性平台推动劳动者实现个人价值。劳动者的个人价值是指劳动者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对个人物质和精神等层面需要的满足程度或积极意义。个人价值的实现意味着劳动者的部分需要得到了满足,在这之后又会产生新需要,而新需要能够推动劳动者继续投身生产劳动,从而实现新的个人价值,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下,个人价值的不断实现意味着劳动者能够产生与信息化社会相契合的新需要和新动力,而这些新需要和新动力恰恰是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关键所在。因此,为了满足劳动者个人价值实现的需要,应当搭建综合性平台,为劳动者提供各项服务,调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主动性。其一,搭建专业咨询、就业服务、精准用工、意见反馈等沟通

平台,为劳动者提供交流对接等服务;其二,搭建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培训平台,增加劳动者知识储备,锻炼劳动者实践能力,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其三,搭建流动晋升服务平台,丰富劳动者岗位流动形式,畅通劳动者职业晋升渠道,为劳动者全面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综上,搭建综合性平台能够为劳动者提供沟通咨询、技能培训、职业晋升等服务,进而为推动劳动者实现个人价值提供相应条件。

其次,统筹社会性资源助力劳动者实现社会价值。劳动者的社会价值是指劳动者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对社会进步与发展等需要的满足程度或积极意义。社会价值的实现能够提升劳动者自我认可度、社会归属感、职业成就感和总体幸福感。这种更高层级的需要在得到满足后,能够给劳动者带来更强烈、更深远、更持久的动力,促使劳动者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充分挖掘个人潜力、发挥个人能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主体动力。劳动者社会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对社会性资源的把握和运用,其中包括专业技能、科学技术、智能设备、人员调配等等,通过统筹社会性资源能够有效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为劳动者实现社会价值提供资源支持。其一,宏观把握社会各层次、各领域劳动者在推动生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资源支持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加强对资源相对欠缺行业和领域的关注;其二,依据资源分配不平衡、不充分现状,对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技术等社会性资源进行进一步统筹调配,增强对传统行业的大数据信息和科学技术等资源的支持力度,为调动各领域、各地区和各行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条件。

最后,促进劳动者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良性互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劳动者基本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需要、提升劳动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还能进一步激发劳动者产生新的价值实现的需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实现个人价值是实现社会价值的必要基础,实现社会价值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然趋势,推动二者的良性互动能够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的

生产热情,从而实现对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有效调动。促进劳动者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良性互动的重点在于引导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规划融入社会发展前景中,将个人价值的实现置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下,保证个人价值的实现具有社会意义。同时,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为劳动者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富足后,能够帮助劳动者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劳动观,激发劳动者积极向上追求的热情。加大对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力度能够有效促进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良性互动。

四、结语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革命的因素是生产力,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最活跃的力量是劳动者,而推动劳动者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动力源与其内在的各种需要息息相关。可以说,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始终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主体,所以调动新质生产力主体动力源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在于明晰和把握劳动者的需要所在,从需要的现实性出发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不仅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相结合的规律体现,更是坚守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发展观念的时代呈现。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212-213.
-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责任编辑:侯冬梅 宋田光]